

年

卷

期

16

6

第

第



說小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6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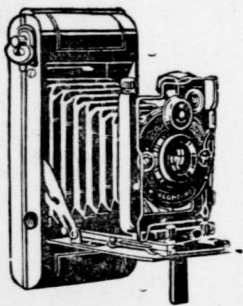
August 5, 1927

第六期 第六十卷

(第二三七號)

民國十六年八月五日

上海說小世界社發行



卡 伊

器相照

德國製造伊卡 (Ica) 照相器種類繁多，製造最精，不論入象、近景、或野外風景，均能攝取。故世界之著名旅行家及遊遊家，皆用伊卡。伊卡照相器既能橫攝直攝，且可兼用乾片軟片。

■ 色 特 ■

鏡頭最準確
機件最精巧
製造最堅固
式樣最新雅
用法最簡易
附件最完備

■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啓 ■

遊 覽

必 備

■ 南 指 覽 遊 ■

中國旅行指南	一冊七角
實用北京指南	一冊一元
上海指南	一冊六角
西湖遊覽指南	一冊三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	一冊一角五分
增訂廬山指南	一冊四角五分
鷄公山指南	一冊一角五分
北戴河指南	一冊二角五分
泰山指南	一冊三角五分

■ 圖 地 廂 市 ■

上海新地圖	甲種六角
實上海城市租界分圖	一冊一元
測北京內城全圖	一幅四角
測北京外城全圖	一幅四角
北京西山全圖	一幅三角
南京城市全圖	一幅三角
實杭州西湖圖	一幅四角
測杭州西湖圖	一幅四角
杭州西湖圖	一幅一角
華英漢鐵路圖	一幅三角
華英津浦鐵路圖	一幅三角

編者的報告

朱福熙君託徵求說界十五卷一期、八期、十期共三冊。寄廣州天平橋街、五巷九號朱福熙收。酬郵票二十分。後至者寄還。

施成裕君託代徵小說世界第二卷第五期至第十三期。第四卷第十二期第十三期。第六卷第十期至第十三期。各一冊。每四期酬價值六角之小說學一冊。或「情窩」一冊。或每期酬他種小說雜誌一冊。（如本雜誌紅玫瑰等）寄上海法租界華成路萬裕號、施成裕收。

方子明君託代徵小說世界第三卷第二期至第十三期。第七卷第二期至第十三期。第八卷第二期至第七期。又十一期至十三期各一冊。每八期酬價值一元之「漢譯和文讀本」一部。或酬其他相等之小說雜誌一冊。寄上海法租界華成路萬裕號、轉方子明收。

施成裕君另一來函云。鄙人徵求本雜誌十四卷十七期一冊。以郵票十五分爲酬。或以本雜誌九卷二三期二冊爲酬。寄上海法租界華成路萬裕號。

下期將登「浙江潮原委質疑」一篇。說明浙江潮的原因和歷史、地理、都有極大的關係。往海寧觀潮的人。得此參考。可以得到實在的知識。和尋常描寫風景的游記不同。先此預告。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夷堅志

發售
特價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精印四開本
定價十二元特價八元
郵費各行省每部五角

本年陽
曆十月
底截止

宋洪邁著 是書宋史藝文志作四百二十卷、所記多神怪異聞、今行世者有周信傳十集本、陸心源八十卷本、尚有明刊姚江呂胤昌本、建安葉祖榮本、近極罕見、是編由張菊生先生用嚴久能景宋抄本校正、陸心源刊本、是爲甲乙丙丁四志、凡八十卷、又據黃蕘圃校舊抄本校正、呂胤昌周信傳刊本、是爲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凡七十卷、三志己辛壬凡三十卷、復取葉祖榮分類本之不見於以上各志者爲志補二十五卷、又就宋元明清諸家著述蒐得本書若干條爲再補一卷、共二百六卷、文字異同、悉爲校勘、凡有訛奪、並加訂正、別輯原書卷帙存佚考證及附錄、列於卷末、雖非全豹、然文敏原著存於天壤間者、殆已盡在於是、亦可謂極小說之大觀矣、

□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六期 目錄 □

□ 圖畫 □

南溟張園之一角(張靜江先生之家園)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五(書日本摺扇)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太太們.....唐小圃同譯
白澍田

秦韜玉詩之可笑(補白).....仲兆槐

唐詩中之俗語(補白).....前 人

深夜.....范菊高

被委屈的署吏.....退翁譯

螟蛉國(今鏡花緣之十二).....胡寄塵

青年創作集(十三).....王鐵華等

茅開的故事(民間傳說的故事).....施文錦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蘇曼殊年譜(另外一欄)(續完).....柳無忌

澤 普 人 羣

名 醫 為 人 道 進 忠 告



黃 德 民 醫 生



石 運 齡 醫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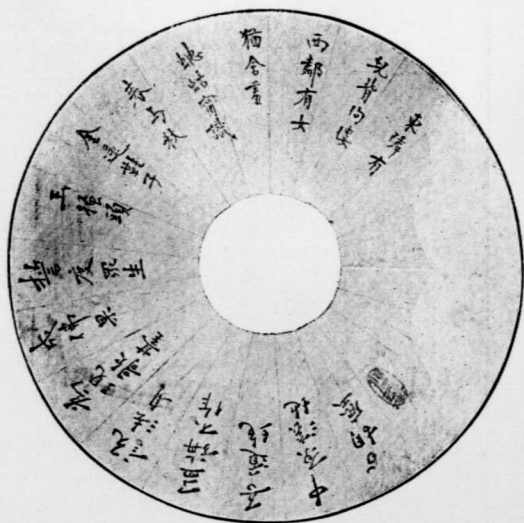
西醫石運玲海上名醫也畢業於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會論及人民行道數年其病之由與生之
 法其來書云鄙人注意其週身血氣衰之症如血
 康健與否當即所為血薄氣衰之症如血
 水淡薄無力即所為血薄氣衰之症如血
 週身各部如胃心肝部及腸胃等部
 均筋疲乏病狀至此漸成力且現黃肌瘦
 腦是而漸成病狀至此漸成力且現黃肌瘦
 由是而漸成病狀至此漸成力且現黃肌瘦
 也鄙人潛心醫學行世所稱莫可救之危症
 清血之藥其效最速而造血最有功者首推
 廉士大醫生紅丸補血健腦之妙品皆
 經天下馳名非但中華各省即全球各國莫
 知此丸之奇功矣鄙人一切因血虧而起各
 補丸誠係血薄氣衰及一切因血虧而起各
 聖藥矣石君運玲允將此宣言刊登正是抱
 道主義其有惠於貧病者不知凡幾矣
 川沙濟羣醫藥會黃逸民醫生著西醫士也黃
 君為普濟羣藥起見特來函如左云鄙人幼習
 醫及長施術鄉梓於茲數載略負時望比年營
 各業不免操勞過度以致腦弱血虧精神不振
 多方服藥鮮見功效及試服用貴醫生紅丸
 即見功效而鄙體之健實有過於曩昔凡病
 患腦弱血虧等症者乃服貴醫生紅丸
 丸治之病無不症者乃服貴醫生紅丸
 章廉士大醫生紅丸補血健腦之妙品皆
 售或直上海江元五角十號六瓶大元郵
 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十號六瓶大元郵
 力在內



南 潯 張 園 之 一 角

按南潯張園爲張靜江先生之園此片爲民誼先生所攝

城南草堂藏李叔同書法之五



按此爲李先生所書日本摺扇。略如中國團扇。其詩則先生所自撰也。時留學日本。且習新劇。故云云。最後一行破缺處。係一「皆」字。



太太們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 同譯

某省的國民學校校長費多爾，他是個以忠厚正直自命的人。有一天，他在校長辦公室裏，接見了一位將要解職的教員；他對這位教員說道：『福列綿茲克君！不成功啊！解職一事，終歸是免不了！的！像你現在這樣的嗓音，如何能繼續擔任講席呢？真的！你這病，是怎麼得的呢？』

那位教員，嘎着喉嚨，如同烏哨一般，嘶嘶的說道：『我是因為正當出汗之際，嗑了啤酒，這個病就是這麼得的……』

校長歎了一口氣，說道：『實在是可惜呀！在校服務十四年之久，半途遇到這種意料不到的厄

運，竟至因此細故，毀掉自己的前程，這是何等可惜的事！但是你自己對於前途，也沒有什麼計畫嗎？教員雖聽了校長問他的話，卻默默無語，什麼也沒回答。

校長又問道：「你有家眷麼？」

教員用嘶嘶的嗶聲答道：「是的，校長！我有一妻二子。」

兩方住了談話，靜默了多時。校長帶着異常焦灼的樣子，從桌前立起身來，由這個屋角，踱到那個屋角，來來回回的，踱個不止。

又過半天，校長說道：「我想了多時，簡直的替你想不出個方法來。講席，你是不能擔任的了，欲想替你籌一筆養老的恤金，可是你服務的年限又不够；若竟聽你退職以後，流離失所，似乎心裏又覺不安，因為你是我們的自家人，並且曾經服務一十四年，我們是應當設法幫你的忙的……但是這個忙，教我怎麼幫呢？我此刻應當怎樣的替你設法呢？這件事，我倒要請你指教！你姑且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我能怎樣幫你的忙呢？」

說到此處，兩方又都靜默了。校長依舊是俯首沉思，踱個不止；教員更是不勝其憂，坐在椅邊，呆

呆的發愣。

後來校長忽然想得一個方法，真像大夢初醒的一般，直樂得他把兩個指頭疊起，彈了一下，然後說道：「真是奇怪極了，怎麼空想了多時，竟沒把這件事想起來呢？福列綿茲克君！你聽着！我對於你的事，有個建議：我校附設的貧民學校，不是有個書記，在下星期就要退職了嗎？你如果有意，何妨就補他這個地位呢？你對這個地位，總該表同意罷？」

教員聽了這番建議，真是意想不到，如聞天語一般，豈有不表同意的道理？但是他到了此刻，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依舊是呆呆的愣着，却像是漸漸的夢醒了。

校長接着又說道：「好了！你就趕快的寫聲請書去罷！」

校長說罷，便催着那位教員去了。此時校長的身上，如釋重負，心中暢快，自不待言，他的眼前，已看不見教員僵僵憔悴的神情，他的耳中，已聽不見教員嘶嘶無聲的鳥語，他尤欣然自慰的，是把這位教員，調補此缺，實在是措置得當，正真公平，不愧為忠厚長者的行徑。校長此刻實在是愉快極了，可惜他這種愉快，保持不久，就化為烏有了。原來校長公事完畢，回到家中，剛剛坐下喫飯，就見他的

太太，像是想起什麼要緊的事體似的，突然說道：「噯喲！我幾乎把這件事忘却了，昨天妮娜夫人會到我們家裏來，替一個青年謀事。她說我們貧民學校出了個書記的缺，這話當真嗎？」

校長聽了太太的話，便皺着眉說道：「當真，確是當真，不過這個缺，我已經允許別人了；再者我一向用人，絕不受人情託，這是你知道的。」

校長太太說道：「知道，是知道的，但是妮娜夫人的情託，另當別論，似乎可以破一回例。因為她和我們特別的親近要好，真像家人骨肉一樣；可是我們對於她，直到而今，還沒報酬她一點兒好處。費多爾！我勸你不要推辭啦！你若是一味的固執己見，不但她要惱你，就是我也要惱你了！」

校長問道：「她舉薦的是誰呢？」

校長太太說道：「她舉薦的是帕勒祖新。」

校長很驚訝的說道：「帕勒祖新？就是在察次克伊家中新年跳舞會上跳舞的那個嗎？如果是他，那是決計辦不到的！」

他真生氣了，連飯都停止不喫了，他口中不住的來回說道：「這是決計辦不到的！噫呀！上帝呀！」

保佑保佑罷！

校長太太問道：「可是爲什麼呢？」

校長答道：「爲什麼？我的太太！你要曉得！凡是一個青年男子，就應當立定志氣，自行活動；他既假手於婦人女子，不是個下流貨，還是什麼呢？要不然，他爲什麼不親身來見我呢？」

校長胡亂的吃了飯，便來到書房，躺在沙發上，翻閱本日寄來的報紙和書信，可巧有一封信是市長太太寄給他的，他拆開一看，祇見信的大意是：

「敬愛的費多爾先生！我記得先生曾經誇讚我有知人之明，善能觀察人之肺腑；現在我想把這種獎飾之言，證明在事實上。有一位名叫帕勒祖新的某君，少年英俊，和藹溫良，以之接充貧民學校的書記，必能勝任愉快。他不日走謁，如承推愛，准予錄用，便可以信我的話是不錯的了。」

校長看完了這封信，不由得又說道：「這是決計辦不到的！噫呀！上帝呀！保佑保佑罷！」

從這天以後，校長沒有一天不接到薦人的信函，所薦的，全是帕勒祖新。後來有一天早晨，天氣很好，那位帕勒祖新先生，居然親身造謁來了。這個人，身體魁梧，穿着一身黑色的新衣，趁着賽馬騎

手的面龐，和那時髦的頭髮，果然是個英俊少年哪！

校長聽完了他的請求，便冷冷淡淡的說道：『你要知道！我因為公事，接見來賓，一向是在我的辦公室裏，並不是在這裏呀！』

帕勒祖新說道：『校長！請你原諒！祇因我的朋友們，的確是勸我到這裏來的！』

校長聽了這話，立刻勃然大怒，直着眼睛望着他那尖頭的靴子，很粗暴的哼了一聲，然後說道：『據我所知，令尊頗有資財，你的境遇，當然不窘；你有什麼需要，一定要謀這書記的位置呢？你要知道！這書記的薪金，是非常的微薄呀！』

帕勒祖新說道：『我謀這個位置，為的不是薪金，我為的是……然而這個位置雖低，究竟是一種公職啊！』

校長說道：『公職自然是公職……但是據我想：不出一個月，你便要厭惡牠，而且要把牠捨掉。可是同時很有些個候補的人，非常希望這個位置，因為這個位置的確關係他們的前程；並且有些個寒士……』

帕勒祖不等校長說完，便搶着說道：「校長！我對於這個職務，決不厭棄！我敢發誓：我一定勉勵盡職！」

校長聽了，更覺怒不可遏了，便露出輕蔑的神色來，先冷笑了幾聲，然後說道：「那麼，我要問你：你爲什麼不逕直來見我，却要先去驚動這些位太太們呢？」

帕勒祖新羞慚起來，吃吃說道：「我……我不知道這是校長所不悅的……如果校長看不起這些位太太們的薦函，我還有有些張證明書呢！請校長看看！」他說着，便由衣袋裏掏出一張證明書來，遞給校長。

校長接過來一看，祇見這證明書上，全是普通公文上的考語，書法也和普通公文一樣。紙尾雖是省長簽的字，但是處處都可看出來，省長簽字的時候，斷乎沒仔細過目，大約也是爲應付一位難纏的女子罷了。

校長看完了證明書，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沒法子了！沒法子了！祇好遵命罷……你明天就遞聲請書罷……實在沒法子了！」

帕勒祖新去後，校長鬱了滿腔的憤懣之氣，便從這個屋角，踱到那個屋角，來來往往，踱個不休。他口中並且罵道：『好個下流東西，居然使他達到目的了。可惡的東西！下賤的流氓！毒蟲！魔鬼！』他說到此處，便把口中一口唾沫惡狠狠的向房門唾去。及至唾出去，立時覺着不好意思了。原來正在這個當兒，恰巧來了一位女太太——就是政務廳長的太太，剛剛一開門，走了進來。校長乘她開門的當兒，向外一看，祇見帕勒祖新尚未走去，原來他還在門後隱藏着呢。

政務廳長的太太一進門，就說道：『我打攪你一會兒！我打攪你一會兒！請你坐下！我有話說！請你靜靜的聽着！我聽說你們貧民學校出了個書記的缺，說不定明天，或是今天，有一個名叫帕勒祖新的青年，要來見你……』

這位太太，說得鶯聲嘯嘯，異常的動聽，可是校長却用那昏昏欲睡的眼光望着她，望了半天，纔微微的一笑，表示敬意。

到了第二天，校長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接見那位喉嚨的教員，福列綿茲克先生。校長見了他之後，心裏很抱不安，並且是躊躇不定，所以過了好久，也沒敢吐露過實情。他心想對他說什麼話呢？又

從何處說起呢？他本想向教員謝罪，把經過的情形，全都對他說明，請他諒解；但是張口結舌，如同吃醉了酒似的，實在礙難出口，祇覺兩耳發熱，羞愧難當。他又想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對於自己所轄的教員，豈可作那丟臉的腳色？他一想到此處，立刻有了主意；於是突然間跳起身來，把桌面拍了一下，子，怒沖沖的望着教員嚷道：『我這裏沒有你的位置！沒有！請你不要在我面前！使我安適一會兒罷！你不要打攪我了！得啦！我懇求你！你趕快的離開我罷！』

校長說罷，那位教員，便走出辦公室去了。（完）

秦韜玉詩之可笑

（仲兆槐）

唐人詩有極可笑者。秦韜玉詠手七律起句云。一雙十指玉纖纖。不是風流物不拈。無論一雙十指。不成句法。試問風流是何物。事已屬鄙俚可笑。及讀至結句。因把剪刀嫌道冷。泥人阿了弄人髻。不覺噴飯滿案矣。韜玉晚唐作手。其詠貧女春雪二律。膾炙人口。不料有此惡札。韋穀才調集選之。真不可解矣。

唐中之俗語

(仲兆槐)

鄉俗語多有見於唐人詩句者。如窗樞之長者謂爲隔子。元稹詩云。隔子碧油糊。又云。隴月斜穿隔子。明。謂日記簿爲號簿。王建詩云。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調草草杯盤爲小酒。姚合詩云。小酒恣情斟。趙嘏詩云。小酒故人稀。謂醉客逸去爲逃席。李廓詩云。不樂還逃席。唐彥謙詩云。衆飲不歡逃席酒。謂執袴子爲富家郎。韋莊詩云。閒客不須燒破眼。好花多屬富家郎。謂半暖爲溫暾熱。王建詩云。新晴草色綠溫暾。謂器破而未離者爲豐。李賀詩云。山暈滴清漏。謂縫人爲裁縫。蔣維翰有春夜裁縫五絕。如此之類不勝徧舉。



美製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之顏色 可愛之皮膚 當常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有清潔而兼滋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君欲與絕色女
 郎接吻乎？第
 稍減君錢囊之
 重量，即可如願
 以償，此絕色女
 郎非他南洋烟
 草公司特製之
 美女牌香煙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發行



深夜

范菊高

寫異母姊妹的親愛

蕊芳把鏡臺上陳列的化妝品。佈置個逞心適意。覺得很是疲乏。便走到沙發邊想歇息一下。看見妹妹蕊珠。立在圓桌子旁。呆呆地出神。失掉了眼波的固有的靈媚。不由的引起了心頭的疑惑。

「妹妹。你一定也乏了……」蕊芳說這句話。把蕊珠的靈魂。在迷離的思潮裏。喚了回來。答道。「我不乏。不過。恍恍惚惚地。彷彿落掉了一件東西。」

蕊芳側坐在沙發上。右腕托住了臉。把眼皮闔了下來。她的心弦。撥蕩得好厲害。

「姊姊。你去了。到了晚上。我那「模範讀本」。教誰指教。並且。誰能用極懇摯的態度。來安慰我底寂

寞。」蕊珠把上身伏在圓桌子上。很傷感的說。

蕊芳方圓的眼皮。帶着說不出的悲哀。慢慢的張開來。「我覺得十二分的難過。沒有一句話好回答你。妹妹。」

兩人面面相覷。靜默了好一會。那小鐘的長針。很快的移過11字。不理會這被憂愁籠罩的姊妹。

「真不平啊。爲甚麼做了女子。一定要嫁出去。離開快樂的家庭。過陌生的恐怖的生活。妹妹。我知道。我去之後。你的幸福上。一定要受重大的打擊。鬱鬱不樂。是精神的唯一損失啊。」

「姊姊的話。真一些兒不差。平日我在學校裏。一刻不放心的紀念着姊姊。放了學。便要急急的趕回來。和你在一起。同學把一切來纏住我。終給我拒絕。姊姊。可記得。上月校裏的「歌舞會」。我情願犧牲了眼福。來伴着你。我覺得離開了你。比什麼都痛苦。」

「不必說了。說了徒傷人心。我以為妹妹還是聽我的話。從此寄宿在學校裏。有多數同學在一起熱鬧。多少好減去些心裏的悲痛。」

「我也這麼想。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媽媽怎肯允許我。」

蕊芳點點頭。又沉思了一會。心緒亂如麻。如何找得到一個滿意的思想。蕊珠投到她的懷裏。抬起了頭。對她一笑道。「我恨不得化做了陪嫁了頭。好跟着你一淘到……」蕊芳聽了這句話。蒼白粉臉上。也現了一點笑容。一剎那間。就隱淡下去了。

這時。無情的愁雲。滿佈了半空。下起細雨來。屋瓦上有了碎珠似的聲音。

「阿珠。怎麼還不安睡。有什麼話。和她嘮嘮叨叨的講……」銳利的聲浪。從不十分遠的地方送來。蕊珠知道她的母親。已經一覺醒來。便拉拉蕊芳的手道。「姊姊。做一床睡吧……」

* * *
兩顆嬌弱的心。單調而重複地跳動。熱烈的情愛。使得她倆緊緊的擁抱。蕊珠微睜了淚眼。帶着顫聲。輕輕地喊道。「我的姊姊。我的姊姊。」蕊芳托了她的雙臂。也嗚咽道。「你姊姊的心。給悲哀浸得膨脹。快要碎裂了。」

她看這天真爛漫的小妹妹。要入夢了。不敢翻身。使她驚醒。很安靜的獨自思量。回味過去的影事。她還記得。在前年的冬天。帶了蕊珠。到自己的外祖母家裏去。回來的時候。在半路上遇着了大雪。兩

人的皮旗袍滿堆着雪水。她的後母借題發揮的把她罵了一頓。蕊珠不服。替她辯護道。「本來姊姊就要回來的。我貪聽了雪珍珠的「葡萄仙子」便拗她再白相一會。想不到回來到半路。老天下起雪來。都是我不好……」強有力的理由。壓平了她媽媽的怒火。她很感激蕊珠。因為蕊珠所辯護的話。是她對姊姊純愛而虛構的啊。

她還記得。在去年的春天。生了一場病。獨自纏綿在床席上。只有一個無用的老嫗去服侍她。又寂寞。又煩悶。蕊珠不待她的請求。在學校裏請了好幾天假。鎖日不離的伴着她。一會兒講講校裏的趣事。一會兒講講街上的新聞。使得她心裏很愉快。忘掉了疾病的悲苦。

她還記得。在前四天。蕊珠對她的母親說。「姊姊嫁後。我一定要叫她每星期回來一次。住在我的房裏。和現在一樣。」母親笑道。「癡了頭。她到了男家。還記得起你這孩子嗎。別說一星期回來一次不成。恐怕一年裏難得肯回來一天呢。」蕊珠道。「她一定很高興來。或許媽媽不歡迎她呢……」

鏗鏘！小鐘打了兩下。打斷了她的思潮。蕊芳很驚訝的自語道。「哎！兩點鐘了。過得好快。」看蕊珠依舊半睡半醒。頰上還添着幾滴淚痕。（完）



被委屈的署吏

原著者 Vasitza Momchilo
Miloshlevitch.

退翁譯

哇西里披突路維徐，國務院裏某部的一位書記，站在他的長官辦公室裏；當時這位大人坐在案邊訓誡他。他的面貌，氣色灰白，稀朗朗的鬍子，矮矮兒的身材；像個罪犯站在問官面前一般，只是不動；不過常常瞧瞧窗門外面。後來那長官掉過那副醜陋而闊大的面龐，拿那雙妒忌而冷峻的眼睛直望住他，很不滿意地說道：「這件事莫明其妙呀。我的夥計，亦簡直不懂你在作什麼事哩！每天總要作錯事，我相信你故意如此做下去的；單是這樣就可怕了！」說到這裏，拿拳頭向案上一推，把膀子朝懷裏一斂，重新又訓誡下去：「人都常說你是個好書記哪！近來我已經盡心待你好，無奈全

無用處啦！我實在麻煩得很：一則管理的紛亂，二則來賓的囉唆，如今又要忍受手下人的磨難。先生，你可是自稱爲練達的人麼？我想知道你的眼睛在什麼地方啦。你自己去看：你的工夫完全是錯的！看哪！二八四五六就是你應查檢的數目啦！」哇西里向公事案方面走上兩步，看他的長官遞給他那張紙。「你看見麼？」他囁囁嚅嚅地道：「是的，那是我做的。」「哦，你做的，真你做的麼？好呀，這件工夫好得很，先生。盡你的心去做；庫府可以倒，國家可以亡好極了，妙極了！」哇西里朝後退了一步，開口說道：「先生，請你見諒，那完全不是我做的工夫哪。」「哦，不是呀，那末是誰的呢？我估量是史特班惱維徐做的，你倆都是一丘之貉，即刻去弄好牠罷！」那書記乃鞠躬而退，低着頭注視地上。這番訓誡使得他頭腦作痛。哇西里本是個靜默的人，他的志氣，滿望在部裏陞作書記長。如今碰了這個軟釘子，回到自己辦公室裏，坐在桌邊兒，吩咐招待員不許人來驚動他，起首將他的工夫重新做過。當臨了這幾天，他出辦公室，比一般同事提早半個鐘點；早上進辦公室有時晏些；但是作事的態度常從穩健上做去，不像他那些同事，把辦公的時間多半消磨在看小說，飲咖啡，講煙經之中。他從不打發招待員進城市去，辦這種的差事，諸如「伊利亞，去取盃咖啡來，」或者「伊利亞，去買些紙

煙來。」他的平常訓令便是：「伊利亞，煩你送這些紙張與總長簽字」就完了。每入部廳時，他總讓僚友先行，「先請呀」這句話是他說慣了的；他的禮貌和對總長說話時一般。多數人初見他時，都說：「這里有個真好人哪。」韋雪沙這個名字凡屬同僚都認得是他了，甚至於道哥啦街上大房子裏的傭僕也知道他；因為他在這個地方辦事十多年了。他一向安分守己，不改所業；居常公畢回家，避行城裏的通衢大道，只經過丹紐碼頭一帶；他在那裏領略那流水中各種魚類唼喋之聲，及其狀態，以圖自娛啦。韋雪沙晚餐後，常和隣人們坐着閒談；其中有個身經百戰退伍歸田的軍人；一個身嬰疾病的貴族，和他的性情乖戾的妻子。於是他們常常談論些舊日塞爾皮亞（Serbia）的戰事呀，生計程度日高呀，隆冬將至如何取暖呀，諸如此類的題目。談話間那位老軍人史梯維竟會聲音發顫地說道：「弔雪沙君，是呀，難期到了，我們大家都壞了。我們終天工作，有時還至做通夜，所賺的錢幾等於零。從前我們幼年勤勤懇懇上學的時代，是否弄到這個地步麼？」韋雪沙會得對他笑笑，答道：「總是一年到頭做了又做；生活本是那個樣子過的呢。塞爾皮亞需要我們的工作哪。」冬天時候他們常慣在史梯維家裏聚會；那個場所又稠密又和煖；那老頭兒躺在牀上；他的妻子或縫衣

或做拖鞋；而韋雪沙念那短篇小說，諸如「二教士」或那「惡漢」之類，他們都聽熟的了。坐了一會兒，他便回到自己小室裏，點燈寫字。他到底寫的什麼，可是沒人知道，但是我們看見了窗口有亮，他們就說：「那是韋雪沙方在寫字，而且在半夜裏哪！」光陰荏苒，暑往寒來，年復一年，了無更變。人皆認識他住在那大房子裏，都敬愛他。一日他忽改常度，凡從前認識他的都不相信他同是一人。他辦了一套新衣服，修改了他的鬚鬚，渾身看來較前漂亮了，他的品行也一點一點地變了，對那些左右的人們也漸變苛刻冷淡了。他記憶那長官訓誡他的道理及他的說話：「你充其極不過是個韋雪沙罷了，總不會變成別樣的。」當時那長官拍案之聲，用以點頓他的語句的，今猶在其耳鼓之中，他心裏好作幻想道：「這事因何歸罪於我呢，你，長官應為負責之人——是了，你應該受責呀！先生，你纔是個蠢才，我倒不是呀。我一向禮下於你，你應該照此償還我的，那是史德班惱維徐之誤，非我之誤，你執何義理能對我說：「你自己作事不妥，你可曉得呀！這句話呢。」那長官在此想像式的交談中一樣會說：「韋雪沙君，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罷。」「先生，你說什麼話呀？任什麼都不得原諒的，此後請稱我做突拔老維徐君，你可曉得嗎？」那長官愈央求道：「你別生氣，饒了我罷，我本是個

躁暴的人，常時不能禁制我的脾氣。想起這回事來——我的妻子和我自己懊恨了十年啦！完全把我逼狂了。」韋雪沙答道：「那不關我事！我管你的妻子的脾氣好醜呢。我不負責的，是該我負責嗎？」那長官一樣會向他鞠躬，伸手與他相握，陪着笑臉說道：「再請你饒恕我罷！我就要辦理你的高陞的事哩！」「你肯辦理這事，可真的呀！你現在敢說那話，須等幫過我忙之後哪！實在你已經在六個月內陞過亞歷西士蒲洛克伊兩次了。因為他是你的私人會奉承你；我不過是一點醜醜東西罷了。先生，醜呀！你好醜呀！」他就走近桌邊，示以老拳，照他（長官）當日對付他那個樣子。直鬧到他看見蒲洛克伊來纔罷手。他是個頭等書記，高身量兒，穿件黑衫，鬚髮修得很齊整。冷笑着說：「披突老維徐君，出了什麼事啦？你比我低一等而你行爲卻如此，不過爲着長官一場訓誡呀！」韋雪沙見他橫加干涉，充耳不聽，卽與他反唇相稽，氣得面色通紅。「因爲訓誡而起。好大的謊話！我是口與心同，常說真話的。我是一個沉靜而好行爲的人。倘然你聽了我替你收備好的一切事實，我可難爲情看你的臉紅哪。好，我就照樣直告訴你罷。你賣身換得來的陞遷；你應知慚愧呀！」韋雪沙繼續籌思，明天在辦公處如何施行反駁；時至深夜尙未休止，好像病人失眠一般；終因困乏已極，一閉目就

睡着了。但是到了明早上辦公處的時候，他覺得一切報復之念化歸烏有；及到了辦公室時，仍舊向各人招呼，行那「願你早安」之禮了！他依然坐在辦公室內的舊位子上，而從那座旁那個窗口，他就能夠看見平時那整隊的男女們等候放進來啦，暑假前幾天，韋雪沙正坐在桌邊寫字，蒲洛克伊進來，神色愉快一如平日。當時天氣甚熱，烈日如火，韋雪沙身上還穿着冬衣，覺得很不舒適。蒲洛克伊身穿輕薄短衫，淡黃法絨褲，雪白的網球鞋，坐在圈手椅上，高高地交着兩腿，燃着一根紙煙；微微一笑說道：「我倒不明白如此熱天，你怎作事呢？你真是個怪人。我連筆都拿不住了。呵，說起來，你新近有聽見什麼事麼，長官自向總理問及那事呢。我將要得到五等白鷹勳章了。這樁事我很祕密地告訴你；我敢說，看我現在的資格，也該得受此獎了。我近來繕具一分統計的詳報，很長的一篇，就這個上，也值得請領那白鷹啦！」韋雪沙很溫和地說道：「是的，必定是很長的了。」蒲洛克伊接着說：「有些話與你有關係的呢；其中有一句話，說你不要勳章，卻是個有感覺的印象呢；任怎麼樣你在第二張單子上哩。」說罷站起身來摩一摩他那美麗的帶結，說道：「前程順利啊！我曉得你很忙的。」那人去後，韋雪沙又起首亂想了。他目中依然見着蒲洛克伊穿着一無污點的白衣服，顧影自

憐地站在面前，漸漸覺得真乏困起來了。他再三看那時鐘，巴不得那光陰過得快些，等到四點三刻再開門時，他的至友亞聖梯閃密本院別部裏的書記，一個容貌魁梧的漢子躡進來了，開口便道：「喂，韋雪沙，你能借一百枚帝拿（銀幣名）給我麼？我等這個錢應用急得很，幾天工夫就可以還你了。」韋雪沙心裏很古怪的望着他從銀包探出一百枚帝拿鈔票遞給他的朋友道：「錢在這裏哪！」閃密很滿意的捻捻鬍子沉吟自語而去；所說什麼聽不明了，大抵是多謝的話罷。韋雪沙又復起首辦公，繼覺身體乏困，照常回家了。詎料開門時，聽見悲哭之聲，從老史維徐屋裏出來。原來這是老史德維最小的女兒娜德的聲音；她哭着說道：「我太不幸了，親愛的姊妹啊，我是個苦惱女子呀。」韋雪沙穿過那屋子，跑近史德維的房間，娜德躺在牀上，很不舒服；伊母和姊站在傍邊撫慰她。伊父站在房中間，神色愁慘，肢體軟弱，兩臂下垂，一見韋雪沙便道：「她從房間窗檻上栽了下來。」韋雪沙說：「安心靜養着；但望不變重就好了！」當即攙住那老人的膀臂拖他出外散步。然後回到那臥病的姑娘底所在；他聽他們來時，閉目長嘆。韋雪沙站着，心裏深有所思。是夜天氣鬱悶，那間承塵上遍綴紅花的矮室，只點着一盞小燈。此女的阿姊坐在病者牀上，握住伊手。那時萬籟俱寂，百事

安寧，連那隣室老公公的時鐘，擺脫時光的滴滴之聲，也能送入耳鼓啦。

韋雪沙逗留到半夜，疲乏得要倒下來了。對於那不幸的病女並其父姊，都覺得深為憐惜。而其孑然獨處之情況，也開始深自感覺起來了。方其感慨之間，聽見老史德維正在喚他，又接着嘆道：「啊，我的上帝呀！」韋雪沙跟着他走，他倆逕往丹紐岸邊；此時此地鴉雀無聲，滿目荒涼動人觀感。老者乃對他說：「兄弟，你別拋離我呀；我如今孤身一人了！我終身操勞所爲何事呢？實在無謂得很。我自量如今要死了。」韋雪沙答道：「萬事都在上帝掌握中的。」談過了幾句話，那老者即便回家了。弔雪沙站在院子裏好一會兒，也就自回房裏去了。他在牀上迴憶那老翁所說的「我輩終日孜孜實無所謂，全爲生命而已」那句話。便在牀上坐了起來，渾身覺得冰冷；自言自語道：「我的意見也是如此，然而——不然——我不過纔四十歲，一定還要過過。我就要自立家室，好好兒過活哪！」他想像中以爲他聽見蒲洛克伊笑他的聲音：「夥計，過好日子嗎，你在這班上三年沒見更動，你的壽命已終了。」不錯，但我要死得磊落光明，和我活着做人一般；我不要你這樣的人來騷擾我哩。」於是又彷彿聽見「砰——砰」之聲，好像拿一件包裹的東西敲門一般。閃密站在那裏要問他再

借一百枚帝拿。但在那個時節過於窮困，無力酬應他了。韋雪沙嘆道：「唉，由我安安靜靜地死罷，橫豎我孑然一身——我終身原是這樣的。」他像個小孩哭起來了；於是他真個得着高度的熱病。他的骨頭似乎互相擊撞，他的眼睛凸出眶外了。畢竟他心勞神倦將近天曉之時，昏昏沉沉地睡去了。這一夜裏風雨交加，愁雲密布，一若蒼天亦爲他表同情啦。

韋雪沙的命途就如此過度下去。兩夏一冬，循序已過，今又入秋，天氣涼爽。一夜寒氣侵人，老史德維忽然長逝了。凡屬友朋莫不悼惜，他的女兒尤其哀慟。韋雪沙喪其老友，平添愁色，益覺孤寒，夜間仍然從事於書寫而已。居恆杜門謝客，像個隱士一樣。但是百事凋凌，日久自復，隣舍的家庭，久而久之，得賴史德維現嫁海蘭之女爲之治理，煥然一新。是年十月間韋雪沙的職位升高一級了。有一天晚上正起大風，丹紐河上，波翻浪湧；韋雪沙邀其鄰人晚餐，於酒闌客散之後，便不能忘情於娜德了。自那年她臥病以後，迄未相見，是晚輾轉牀第，不能成眠，蓋已現實愛上此女了。三週之後，他們又行聚會，闔家爲之騰歡，皆願他倆成其好事啦。此女說道：「韋雪沙，你是我終身的性命呀。」伏在伊夫臂上喜極涕零；伊夫亦爲之流淚。締結之後，過度他們的好日子了。娜德常以敬重的眼色視其夫

塔。她年未三十，姿首娟好，常守候乃塔從辦公處回家來；一見面便會呼道：「我們的老韋雪沙來了。」那些鄰人都走攏來和她候着。離了他多年的憂鬱性，今又故態復萌了；但非使他真實的更變；有時偶一發作，他也不表示於妻子跟前。「他的身體好比石頭那麼強壯啦，倘能脫離那個殃人的職務，還要好些哩。」這是娜德有一天對那問韋雪沙健康的婦人所說的話。隆冬又相繼而至了，大雪連綿，直到萬物皆埋在牠的白袍底下；那寒風在那些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橫吹直掃；韋雪沙依然在一盞小燈底下從事於夜裏的書寫。當他咳嗽發作時，娜德就爲他任看護之役，煮粟米粥給他吃；又將毛絨圍巾替他蓋脚。未幾，丹紐隄邊冰融潮漲，柳葉初舒，豔日光中，歡聲復作，萬物皆甦；是對娜德手中拿着掃帚站在門口，對鄰人們說道：「下個星期日，我們要去開蔗塢去遊玩一天；韋雪沙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在那太陽心裏逛個一天哪；開蔗塢這個地方，恰正和他相宜，那真是個樂園福地哩。」開蔗塢不過是他們起初遊玩的場所；以後的星期日還要遊勒高維沙和高沙各處哩。他們到了那些地方，臥在青草上，她一面烹調他們的餐膳，一面唱着曲兒給他聽。他聽了她的聲音，便想起他們快活的生命來了。有時他想像看見了史德維走到他們跟前，祈祝他們過度安樂而滿足的生

活。有一回，有一個十歲大的孩子，當他和小姊妹騎馬作耍的時候，頑皮嘈鬧，煞是高興。「韋雪沙，韋雪沙」其聲從他背後而來，韋雪沙回頭一看，原來是娘叫兒子，他的名字也叫做韋雪沙；——他便憶起他自己的母親往日常慣如何叫他，遂想道：「那些事竟同隔世了。」他乃閉目冥想其母，見他自身已重作了小孩子了。張眼看時，見其愛妻，站在跟前，心裏很奇怪，那憂愁的幻象在他眼中曇花一現。——九月裏有一夜，皎月當空，圓滿如球，娜德忽從夢中驚醒。韋雪沙方坐牀上，向前直望，指點着他所想像之處；臉色死白，兩眼突出，怪光炯爍；聽他說道：「先生，不是你非正人君子，你應下獄的；國家將亡，是因像你一流的人太多之故。你以為將要買我嗎？我呀！馬上替我離開這辦公室！」娜德嚇得哭道：「韋蘇，親愛的韋雪沙。你在自表你的心跡呀，寶貝啊，你被魘了，這不過是個夢呀，沒有別的！」他望住她，好像向那黑空洞裏直看一般；那末再躺下來，嘴裏嚷道：「他自以為是個長官，他那裏配呀！」過了好一會，他便睡着了；但是娜德整夜不睡，坐着啼哭，像個小女孩一樣。她總不明白什麼東西留了個如此可怕的印像在他腦海裏。詎料韋雪沙越弄越憔悴，兩天工夫便瘦得不能起牀了。他的妻子問他到底覺得什麼痛苦，他常回道：「沒有什麼，心肝，沒有什麼！就不過可憐你；你已得

着臥在我左右了。」第三天娜德再忍不住了，趕緊着人去請醫生。韋雪沙聲音很細弱地說道：「娜德，我愛，請你着人往辦公處告訴他們，說我不能夠到；請派個人來，我有些很重大的事情，要陳達上去呢。」醫生來看搖搖頭說韋雪沙底病是個怪證。又說病者的神經完全錯亂；身體衰弱得很，也許受了一種心事上的觸動。次日韋雪沙熱度增高了。他只能握住娜德的手，很憂慮地對她望着。到了晚上，他說他覺得好些，試欲起來而又掙不起。他始終注視着那扇門；說些話沒人能懂的，好像操那異鄉的口音，沒人通曉的一般。於是忽然朝背後墊子上一仰，頭即下垂就這麼溫溫柔柔地停止呼吸了。娜德哭道：「韋雪沙，我的親愛呀，若果你棄我而去，我必從你於地下了。唉，我的心肝呀，你何忍拋捨我呀……」是日天氣晴和，那靈柩經過鄰舍門前，逕往塚園去了。一般鄰人均若以目相送，還有爲他泣數行下的。他們都說道：「那是革命的韋雪沙呀，他現在又死了。」當他的妻子從塚園裏回來時，她覺得家庭中無一不是空虛愁慘和捨棄之物。只有那月色在低屋上照耀如常，天空中聽見一隻孤雁在那裏悲號罷了。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 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二三四五號

德國伊卡照相器

德國伊卡公司係聯合德國最著名之照相製造廠五家組成出品精良爲全球冠中國方面由本館獨家經理所售照相機器俱各製造完固式樣新雅機件靈巧鏡頭準確且用法極爲簡易附件亦甚完備

商務印書館獨家經理

421

合浦珠傳奇

一册 一角二分

敘述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瞞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即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天妃廟傳奇

一册 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談諧處能令人解頤。

蜀鵲啼傳奇

一册 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寓言

商務印書館
出版



中文本

- 中國寓言** 一册 定價二角
本書收輯中國古時寓言，興味深長，足以發人深省。詳加評註，使閱者一覽了然。
- 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三角
是書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言，描寫人情世態，使人知所勸懲。譯筆雋雅，並附按語。
- 伊索寓言演義** 一册 定價三角
演義小說最足動人，本書以最有趣味之白話，演成寓言故事。每則略加短評，并插圖百餘幅。
- 萊森寓言** 一册 定價二角
- 印度寓言上** 上册 定價三角半

英文本

- 英文中國寓言** 一册 定價三角半
Ancient Chinese Parables
- 英文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六角
Aesop's Fables
- 英漢對照伊索寓言詳解** 一册 定價一元
Aesop's Fables (Explained with Full Notes)
- 精選英文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一角半
Aesop's Fables (Selected)
- 英文霍爽氏寓言選錄** 一册 定價二角
The Snow Image



螟蛉國

(今鏡花緣之十二)

胡寄塵

多九公等四人，離了蒲盧國，才走了一天的海程，就發現陸地。林之洋道：『這裏大概是蒲盧國附近的一個海島。我們要上去看看嗎？』

多九公道：『這回我大膽跟著你們去。』唐敖笑道：『想不到多九公的膽子忽然大起來了。』大家一面說，一面把船泊好，仍留著李二在船上守船，多九公等三人上岸遊玩。走了約有半里多路，已到了人烟稠密之區。

只見熙來攘往的人，十分熱鬧。再見離開他們不遠，有一所高大的房子，門上掛了一塊黑底金字的橫匾，唐敖首先讀那匾上的字道：

第一鄉第六區領子分局。

唐敖看完，說道：「第一鄉第六區，不成問題；只不知「領子分局」是甚麼意思。」

這時多九公和林之洋也已看見那匾額了。多九公道：「因為另有總局，所以這裏稱爲分局。」

唐敖笑道：「多九公！這個我也知道。只不知爲甚麼叫「領子局」。」

林之洋道：「大概是人家迷了路的孩子，都由局裏收留下來；一方面招人認領。所以叫「領子局」。」

多九公道：「對啊！對啊！這話一定是不錯的。」唐敖遲疑道：「也說不定另有旁的意義。」

多九公指著那局門說道：「你們看這許多人往局裏去，大約都是去領兒子的。我們何妨走向前去，看看明白。那麼，爲甚麼叫「領子局」，我們立刻就知道了。」

林、唐二人都說：「這話不錯。」於是他們三人，就向前走了十幾步，已到領子局門前。

只見立在門前的一個中年婦人，看見多九公等三人走來，他不管是生人，是熟人，就開口問道：「你們三位先生，也是來領兒子的嗎？」

唐敖道：「不瞞夫人說：我們是從外國來的。初到貴國，不知道領兒子是甚麼一回事。夫人可告訴我們嗎？」

那中年婦人吃驚道：「領兒子，你們還不知道嗎？難道你們三位，都沒有領過兒子嗎？」多九公道：「兒子是有的。却不是從局裏領來的。」

那中年婦人還沒有明白多九公的話，只是呆呆的望著他們不做聲。這時，另有一個年輕的女子，從局裏走出來，對那中年婦人說道：「黃家太太，今天領兒子的人實在多，局裏都擠滿了。」

多九公偷眼向裏面望望，只見甬道上都擠得是人。也跟那少年女子說道：「今天領兒子的人實在多啊！」少年女子低聲問中年婦人道：「他們也是來領兒子的嗎？」中年婦人微笑著，表現輕視他們的神氣。說道：「他們是外國人。」

唐敖順勢向那少年女子道：「不瞞姑娘說：我們是外國人，初到貴國，不知領兒子是甚麼一回事。姑娘可以告訴我們嗎？」

那少年女子，卻很開通，聽見唐敖說是從外國來的，他一點也不驚。慢慢的答道：「大概你們國

裏的風俗，和我們不同；所以你們不知道罷。」唐敖道：「正是！現在正要向姑娘請教。」

少年女子道：「你們是蒲盧國裏的人嗎？」唐敖道：「不是！但是我們剛從蒲盧國裏來。」少年女子道：「我們這裏的分工制度，也和蒲盧國一樣。作工的只管作工，生殖的只管生殖。不過，育子的制度不同罷了。蒲盧國的育子制度，是國家公育；我們國裏的育子制度，是家庭分育。敵國的制度，是以一夫，一婦，一子，一女，合成一個家庭，然而那些專司作工，不司生殖的男女們，那裏來的子和女？只好向局裏去領了。」

多九公忽然插言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局裏的小孩子，是從那裏來的？」唐敖道：「這個很容易明白：這不消說，是那些專司生殖的人所生的了。」

少年女子接著說道：「是的！這話不錯。」林之洋又插言問道：「請問領子的手續如何？」

少年女子道：「這是國家強迫舉行的。每年派警察沿戶調查一次，沒有子女的，一定要他們向局裏去領。領取的手續，是開明了姓名，住址，職業，並納了領子費，到局裏去領。也有不願意領的，遇著調查時，借了別人家的子女，來掩飾警察的耳目；但是一經破露，就要受重罰。所以冒險去做的很少，

大多數是到局裏領了兒子回去的。」

少年女子說著，忽然回頭，望了一望，看不見那中年婦人。他慌慌忙忙的道：「黃家太太，已往局裏去了。我還沒有知道。」說著，也往裏走。

多九公想跟了進去，跨上戶限門口，已有人攔阻他道：「這位也是來領兒子的嗎？請先報名。」多九公道：「不是！我是來參觀的。」那人道：「既然如此，就請免進。這裏謝絕一切的來賓參觀。先生！對不起，請你走出去罷。」

多九公見他很和氣的阻止，便不和他爭論，就退了幾步。林、唐二人，本來也想跟了多九公進去的；忽見多九公被阻，他們也就停住了腳，立在後面。等到多九公退了回來，林之洋就向多九公道：「多九公！我們是不能走進去的了。立在這裏，也沒有甚麼意思，何妨往旁的地方去走走。」多九公道：「正是。應該往旁的地方去走走，看可有甚麼旁的新聞。」

於是他們三人離開領子分局，又走了一回。看見從後面走來的人，已有幾個，手裏抱了約有半歲大的小孩子。他們知道是從領子局裏領來的了。那些抱孩子的人，一面走，口裏一面說道：「像我！

像我！

林、唐等三人一面走，一面談，一面留心看看路上的人手裏抱的孩子。不知不覺，再走了一程。又看見一座大房子，門上的匾額是：

第一鄉第五區領子分局。

唐敖道：「我們又到了一區地界了。不見那分局嗎？是標明第五區。」林之洋道：「正是！我們何妨再往那邊去看看。」說着，三人就一同走到五區分局門外。

却不料打頭又遇見那中年婦人，黃家太太。多九公不禁脫口問道：「黃太太！你爲甚麼又到了這裏？」中年婦人道：「可不是嗎！照我的住址，是應該在五區分局領的；前回弄錯了，跑到六區分局裏去，當然領不到。白跑一次，你想：倒霉不倒霉！」

多九公正欲和他再說話，那中年婦人却是匆匆忙忙的管他跑進局裏去。多九公知道這裏定和六區分局一樣，閒人是不能進去的；只得徘徊門外，想等著中年婦人領好了兒子出來，再向他問問關於領兒子的事。

誰知等了一回，不見他出來。看看時候已不早了，林之洋道：「我們還等在這裏做甚麼呢？時候已不早了，我們倘不回船，也應該找個地方住宿，才是。」

唐敖道：「看起來，已不及回船；卻又不知附近可有寄宿的地方。」林之洋道：「姑且望前走過去，試試看。」他們向前走了一回，就被他們找到了一個旅館；於是就投館寄宿。一夕無話。

第二天早晨，三人一早起身，吃過點心，付清了膳宿費，又向街上走去。走不多遠，就看見一個少年女子，坐在門前哭。一面哭，一面說道：「一個人，做了螟蛉國裏人民，真是不幸。」多九公聞言，說道：「原來這裏是叫螟蛉國。」唐敖道：「這卻不待他說，我們也可以推測而知。」多九公道：「爲甚麼可以知道呢？」唐敖道：「你看他們個個領兒女，豈不是螟蛉國嗎？」林之洋道：「這話是沒錯的。」唐敖道：「我們且聽這女子再說甚麼。爲甚麼做螟蛉國的人民，是不幸。」多九公忽然說道：「快看！他不就是我們昨天遇見的那位姑娘嗎？爲甚麼在這裏哭？」林之洋也道：「不錯！就是他。爲甚麼在這裏哭？難道他昨天是沒有領到兒子嗎？」

多九公已走上前一步，問道：「姑娘！你爲甚麼哭……你認識我們嗎？」那少年女子聞言，攔

揩眼淚，把多九公望了一望，才慢慢的說道：「你們三位，不是從外國來的嗎？」多九公道：「正是！我們昨天和你談過一回話的。」少年女子道：「是的！我們昨天談過話的。」

林之洋道：「請問這位姑娘，爲甚麼說做螟蛉國人民，是不幸？」那少年女子道：「先生！你不知道嗎？警察局裏，查出我們沒有領過兒女的，就要受罰。可憐我昨天跑了一天，沒有領到，今年免不了要受罰。豈非不幸！聞說別國育兒的制度，不是如此。先生！你們從外國來，你們可知道嗎？」

林之洋道：「是的！像我們的國裏，雖然也有「螟蛉子」，卻和你們的情形不同……現在我且問你：爲甚麼領了一天，沒有領到？」那少年女子道：「去早了，沒有到規定的時候，領不到；去遲了，規定的時候過了，又領不到。規定的時間很短，領的人很多，擁擠得非常。領不到的，也不止我一個。本來時間並不規定，只因局員作弊，故意的借此歛錢。有錢的送了他的錢，隨時可以領取；沒錢的就要受時間的限制了。你想！他們可惡不可惡！」

多九公道：「昨天沒有領到，今天不能再去領嗎？」少年女子道：「既然沒有錢，今天再去，也是枉然的。」多九公道：「這話也不錯。但是，局員作弊，恐怕任便在那裏，都是免不了的。不單是你們的

螟蛉國罷！

少年女子道：「只因檢查得太利害了，罰得太重了；所以他們才利用這機會來舞弊……先生！你們雖然是外國來的；但是，居留在敵國，也要受他們的檢查。」多九公道：「我們是過路的旅客，沒有家室在此，也要受檢查嗎？」少年女子道：「無非是借題目做文章罷了。」

多九公回頭對林、唐二人道：「這樣，我們不如趕快回船罷！萬一被他們捉住了，硬要逼著我們領兒子，怎樣好呢？」唐敖笑道：「多九公！你在劣偶國裏，討老婆沒有討成；到螟蛉國裏，領了兒子回去，豈不好嗎？」多九公道：「笑話！笑話！恐怕領兒子沒有領成，到要先破鈔。」

多九公這樣說著，林、唐二人，都笑了起來。多九公又催著林、唐趕快回船，免得又上當。林、唐二人也覺得此言有理，就別了那少年女子，回頭走原路歸船。

到了船上，李二問道：「你們三位上岸，可看見些甚麼？」多九公便坐了下來，把剛才的事，大略和李二說了一遍。李二道：「要領甚麼兒子？這樣的風俗，真是開天闢地以來，不曾有過的怪事。」

唐敖插言道：「李二這話錯了。螟蛉子，在我們國裏，也是常有的。不算奇事。」李二大驚道：「你

們那邊，也有這風俗嗎？那更奇了……不知可和他們一般，是強迫著要領的？」唐敖道：「雖然沒有警察來強迫，那「無後爲大」的聖經賢傳，無形強迫，實在比警察還利害……所以在我們看起來，螟蛉國裏的事，不足爲奇。」李二道：「領兒子的時候，那些局員，也受賄嗎？」唐敖道：「情形略有不同，要錢卻是一樣的。那有兒子的人，把兒子過繼給別人，也是一味的死要錢。領兒子的人，即便甚麼事，都很吝嗇；惟有這件事，他不吝嗇了。最苦的，是那些寡婦們，被聖經賢傳逼迫著去領兒子。」

李二聽了唐敖的話，還不十二分明白；他只是搖頭說道：「奇怪！奇怪！世上竟有這樣的怪事。」多九公在旁邊聽著，捋了捋鬍子，說道：「李二！不錯的。我們國裏的風俗，確是如此。」李二道：「你們只管說，我到底不相信世上竟有這樣的奇事。自己生了兒子不養，給別人領去養；那領兒子的人，反要出錢，而且甘心願意的出錢，這真是豈有此理。」

李二這樣的說著，多九公氣得鬍子蹺起來，沈默了一回，才歎道：「真和你說不清了。」唐、林二人道：「實在是和他說不清。我們也不必再說，就此開船往別處去罷。」這時李二已在那裏開船，他們就離了螟蛉國，往別的地方去。（本篇完，全書未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青年創作集 (十三)

編者輯

龍華道上

(王鐵華)

我此次到龍華，已經是第三次了；多一次的遊玩，却增一次的感觸，因此次的一遊，不禁又迴想起十年前來：十年前的我，祇有七八歲罷，在那年的春天，也正是這個時候，我記得有一天，聽得了遊龍華的消息，心裏不知快活得什麼似的，還穿着淡綠色的綉紗夾衫，元色的緞子馬褂，活潑潑的依着我父母，同了我麗姊婉姊，以及四歲的蘭弟，擁着一部灰色汽車，緩緩的向龍華道上開去；明媚的春光，綺麗的春色，真是襲人欲醉，我弱小的心靈，

但感着紅蕊綠芽，和風麗日，不盡的熱鬧，與快活，而我當時的腦筋中，亦祇有此純粹的兩字——快活——罷！當時一路車行，還同着婉姊，競數那道旁的桃柳，一，二，三，四，的亂喊！到現在看來，似乎沒有什麼意識！當時我們的心裏，却何等興趣呢？記得龍華塔下，人頭擁擠，實在不容易擠上，麗姊一個不留意，竟把我的腳踏痛，我就哭着向她吵，不住的把小拳頭撞她；後來還是兩段甘蔗，總算塞住了我的哭路；一會兒又是跳跳躍躍，奔進寺裏去，高大的金剛，令我害怕起來，我慈愛的母親，却將我兩手捧起，向幾個剛金拱手，說是：「可以爲我祝福！」然而到現在看來，適得其反！

菩薩何嘗有半點靈驗！不過慈母愛子的心理如此罷！而一般愚夫愚婦，一輩子在迷信上過他們的生活，也可憐可笑極了！我們一直遊到夕陽西沈，方纔滿載着春色，嬉嬉笑笑的歸來，這一次遊玩的影象，至今仍舊深刻在我心坎裏，永久不會把他忘却！但是再要尋這樣快活的時光，恐怕在夢裏罷……又何況夢也沒有半個呢！

* * *

四年前一次，到龍華去，就是第二次罷！那年我剛進滬南某中學，因同學的慫恿，就在那放春假的某天，同了三四個同學，步行而去；我們的學校，在大南門外，一直走去，到也不覺得乏力，可是這一次，已經大非昔比！雖然滿眼的風景，依稀如舊，實則數載滄桑！已是不堪回首！但是我那時的年齡還幼，腦筋也簡單，經歷又太少，所以雖則覺得兩次的遊玩，有兩次的情形，却呆呆木木，並沒覺得有多大的感觸；不過一走到那高巍的塔下，依舊是擁擠異常，我也依舊從人從中擠進去，正在這個當兒，猛不防我的腳尖上，又受着重重的一踏，一痛不打緊，却想起了六年前前的舊

事來！六年前在這塔下，不是我麗姊也踏我一腳嗎？可恨當時的我，竟會哭起來，還不住的把拳頭打她，其實今天的痛楚，的確遠勝於前，又向那個人去算賬？更有那個買甘蔗來安慰我呢？而我却也不哭了！我連帶又想起被當時打的麗姊來，此時又在什麼地方呢？隱約還記得，似乎她已經於二年前死了！可是終有些模糊！我到懊悔，以前不該無意識的同她吵鬧，使她心裏不安；想到這裏，天良交戰，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幾乎吊下眼淚來！同學們又如何知道我的隱痛，以為我給人踏痛，所以作此兒女態；還一陣陣的嘲笑我，我也不同他們分辯，終是沒精打彩隨着他們上下來去，渾渾噩噩的遊玩了一番，歸來細細思量，又生出了許多幻想！這一次深刻的影象，直到後來，一天一天的漸漸淡忘。

* * *

荏苒光陰，年復一年，如流水般的過去！不幸之神！層層的加以壓迫，把我青年的情性，大大的受了一番變化；蓬勃的春意，幾乎完全被他籠罩；雖則我常常自解自勵，努力向前途奮鬥，可是處境如斯，又怎能作太上之忘情呢！因此次的到龍華，禁不得聯

想起以前兩次來；以前的影象，還能夠隱約記起！那美麗的春光，熱鬧的遊客，十年來終沒有什麼變化！可是十年來時代的變遷，真是有滄桑之感！而我呢，不是已經成人了嗎？在十年前的情景，又如何呢？再能否跳跳躍躍，去依着我慈愛的雙親嗎？眼看着人家的汽車，老老小小簇擁着，叭叭叭大出其風頭，却又觸動我以前的情景！可憐到現在，又何處再見母親之面呢？有的！那麼在茫茫青草，蕭蕭白楊間罷！而我婉姊的行蹤，又在什麼地方呢……天之涯地之角嗎……唉！可憐祇有那弱小的鬪弟，伴着我不幸的阿兄，過這無聊的生活！今天躑躅道旁，好比那天涯孤雁，何等淒涼呢！更可恨今年的桃花，也太會欺人，一路來連半個影兒也沒有見過，或者恐怕觸我的情懷！故意不開放麼？這時候，却又猛聽得一聲：「阿要桃花，」頓驚醒了我的思潮；就勉強從鄰女手中買了兩枝，爲的是預備歸來獻在我親愛的母親墓上！

芳方隣

(陶哲靈)

當我享着日夕欣賞那位美麗之花的芳鄰的幸福時。我的年齡。

怕是十二三歲吧。伊的年齡。大約也和我相仿。伊的美。是自然的美。圓圓的臉兒。明媚的眼波。和那婀娜的身材。溫靜的性情。都不假人工的修飾。這大約是上帝造伊時特頒的恩賞。——或者是特頒的罪刑。伊叫好姑娘。伊的父親。是一個沈淪在黑暗中的煙鬼。伊約母親。是一個不治家事的墮落婦人。伊處在這種黑暗的家庭之中。伊竟和汗泥中蓮花一樣。不受父親和母親的同化。沾染一些下流的習氣。整潔的衣裳。柔和雅婉的言語。在在表示出伊自好的性情。假說我不知伊的身世。那我一定會當伊是個受過良好家庭教育的大家閨女呢。在每天薄暮時。伊時常到我家裏來玩。說也奇怪。伊到了我家。我母親和伊談話。終是有問有答的講得十分有興。有時我忍不住了。插入句話問伊時。伊終是沉默不語。幾次三番。終是這樣。不但如此。有一次我母親給伊一包薄荷糖。伊略一謙遜就受了。當時我想。「伊原來喜歡吃糖的。那末我何不投伊所好。也送伊一盒好吃的糖呢。」主意一定。等伊第二天到我家裏時。我就實行。乘母親走開時。我就悄悄的自己已十分心愛的一盒玫瑰糖塞給伊。起初時。伊祇搖搖頭表示不

要。我當伊假裝客氣。就硬逼着要伊拿。可是伊却終是不要。後來。眼睛紅潤。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深怕伊真的哭起來。給母親知道責我。我祇得對伊恨恨的睜了幾眼。跑到外面去了。從此之後。伊就不大到我家來了。並且有時在路上遇見我時。也畏懼地避開一些。我默付伊的神情。似乎怕我和伊像上次送糖給伊的瞎鬧。

自我做了天涯游子之後。遺微茫的往事。竟長印心頭而不消滅。而在離別故鄉時。我對於這位芳鄰。也微感惆悵。

歸家不到半旬。我們那位芳鄰又和我靚面。這時的伊。完全是一個世俗所認爲的美人了。先前的自然之美。都摒棄無遺。在我眼光中所表現的。祇是些可厭惡的醜惡的人工之美。伊見了我。突然問道。「樊少爺。幾時回來的。」伊說這句話時的面部表現。簡直沒有適當的名詞來形容。祇覺微含醉人的吸力。我心裏默付。「我這窮途潦倒的墮落者。受你這樣華麗的少女的少爺兩字。真有些受寵若驚。不敢當之至了。」

我居家月餘。伊差不多天天到我家裏來閒談。我見了伊那種難

堪的神態。竟不敢和伊接談。母親也說。「好姑娘和前二月的狀態——不到我家和母親冷冰冰的狀態異樣得多。」但伊那已染罪惡的心理中。或者會拿「不識抬舉」的四字來罵我。

在虛榮奢侈的洪爐中煨煉的少女。燦爛的金飾。炫麗的華服。都能夠騙伊們陷入於幾萬丈深的墮落之海。我們那位芳鄰。伊不是超人。伊沒有多大的自制力。當然不脫這虛榮奢侈的誘惑。伊覺得社會上祇有班裝飾得入時的婦女們才享着真正的幸福。伊何等艷羨。何等仰慕。可是貧窮的家景。怎能滿伊的慾望。伊爲要滿足伊的慾望。伊情願犧牲了伊可寶貴的真操。

重別故鄉未久。婉妹寫信給我。內中有幾句說。「哥哥。你所常說的那位芳鄰。不幸在星月無光時上夜給人暗殺於僻巷。伊不是偉人。伊不是軍閥。怎值得被人暗殺呢。哥哥。你是聰明人。這當中的緣故。你總能推測得到。但我請問你。你對於伊的被人暗殺。有沒有甚麼感想……」

感想。我滯鈍的心靈。竟沒有什麼感想。我還是請問普天下的婦女們。有沒有甚麼感想。

遺痕

(郭蘭馨)

零亂的字紙籠裏，撕破的；捏皺的；滿滿的貯藏着許多字紙！不知經過多少時間的堆積，廢幾許人的筆墨，受無用的處分；纔拋進這零亂的字紙籠裏。那天是春假裏，我無聊的走進到那書房裏！平日不觸我眼簾的那隻字紙籠，忽然逼迫着我，我已覺得很無聊；於是就走過去，把字紙籠除下來，坐在靠書桌的藤椅上；把他清理一會，漸漸底將字紙拿出來，一張張的看；一團團的拋在地板上！當我檢閱那字紙籠感受着疲倦的時候；忽地拆開着一紙碧色的信牋，一角已撕去，然那字句還沒有遺失！我疲倦的精神，頓然有異感了；注視那碧牋，一行行的看，一句句的看，一遍再遍的看；淚點滿眼眶了，手軟無力了，心絃顫動得非常利害；我竟伏在書桌上嗚咽的流淚了！陣陣的淚泉，流淌出來，越措越多，把一條雪白的手帕，淚痕重重溼透了！一紙碧色的信牋，攪起了我心情下的悲哀，昔日銘鏤在我心板上的創痕，又深深地進一層了！

我不能自抑的流淚時；同學張婉珍適來訪我，我却沒有知道他來，尚在伏案而泣；他走進來輕輕的向我背上一拍，我驚駭的一跳；擡頭一看原來是他——張婉珍——我就問他說：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使我一些兒沒有知道——我說時將手裏的碧色牋，輕輕的放在抽屜內，關好着——他對我說：你眼簾上剩着絲絲的淚痕，不是又在流淚嗎？啊！許多師友都勸你不要多悲哀；是要傷身體的，為什麼大好春光明媚的時光，你又獨自在這書房裏哭呢？我聽了說：自難抑止的眼淚，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淚——為什麼要從眼中流出！他對我说：我望了幾望說：我今天本來勸你到綠雲那邊去的，現在見你這樣，我不再糾纏你了；說罷不待我答覆，就匆匆的去了！我心中頓感他解事；不同我糾纏就去了。

我繼續的拿出那張碧色牋來細細的看，我的兩目；好像被牋眩住了！在撥動舊日的影像；和過去思潮的逼波，爲着這張紙門裏突來一人影，把我手裏的碧色牋，搶去了！待我起身追時；已影蹤都沒有了！我幾度的思量，心緒麻木了，不願胡思亂想

了，就厭厭的把地板上的字紙收拾好，將字紙籠掛在原處；迷茫的出書房，走到東邊的一株桃花樹下，見蒙茸的芳草；青碧可愛！就坐下去了，對那桃樹凝望出神着；轉而嘆了口氣！那北向第三枝，不是他採來送給我放在書房裏淺紅的花瓶中；相對桃花如與人相晤的嗎？現在淒涼的回憶；一枝舊桃花不知到何處去於劫灰中找出的！一紙碧色賤，又被人搶去了啊！

舉目遠望，見許多天真爛漫的孩子，在芳草地上；手裏執着楊柳枝，在追逐遊戲，愉快活潑的情狀；從清脆的歌聲中聽得到！我又震動心弦，想我的年歲，不是還很輕的嗎？不是一個青春的少年，如春花般怒發有蓬勃之氣的嗎？我為什麼不像那些孩子們愉快活潑呢！奮發的志氣，到那裏去了？我竟把一段青春時間，不知愛惜；把他輕輕的辜負嗎？我想到這裏，覺得更無精神了；就在草地上曠曠的睡着了。恍恍的我慈愛的母親，走到我面前，摸了幾摸我的頭髮和臉頰，說我的兒！你近幾天比從前更消瘦得多了；你身子要自己保重些纔好！飯量怎樣？咳！我老了，只望着你啊！你怎麼常常這樣呢？弟弟！你要記好我的話！——我驚醒了，什

麼所在？垂暮的斜陽；淹留在樹梢上，我起身從芳草地上走到書房裏，見桌上放着兩封信：一封是家裏來的，隱約夢寐中的話！一封就是那張碧色信箋，我就將那張碧箋用力的撕得粉碎！斷去悲哀之源；重拋棄到那字紙籠裏！

這時我心房裏：繞繞迴旋的是母親的——我老了；只望着你啊！——幾句話。我現在感覺得那碧色箋上話：是虛偽的；造作的！母親的話：是實在的；愛我的！碧箋能迷醉我眼目靈感的，母親的話是爲我驅除，戕害我的東西的，咳！現在消滅了那害我的碧箋；不致再有悲哀的遺痕！

江城夜笛

(徐實君)

荷雨跳珠

困人的暑日，大人都像被催眠了似的，歇午去了，只剩了兩個小孩子在這綠蔭深沉的院落裏，蟬唱聲中遊戲！

梅哥忽然道：「我們到後園湖裏坐船去，好不好？」

敬姊點點頭道：「好！我們去罷。」

他兩人的小手，互相盤在脖子上，從這綠蔭裏穿出來，開開圍門，走到湖邊。

梅哥道：「喂，你看水紅花上停了許多隻數蜻蜓，今天要落

雨了！」

敬姊道：「不錯，天上不是佈滿了黑雲嗎！」

「真個下起雨來！那纔涼快哪！」

「一下雨，我便可穿父親買給我的那件水紅夾衫啦！」他

兩人心中都滿著願望！

湖面上的綠翠荷葉，高得幾乎比人還高，葉下的白潔如玉形成的菱荷，微帶點紅暈，給微風吹的荏弱支持不住，清芬的花香氣味，調和在這自然景色中，多麼幽謐靜逸！

烏雲將遮蔽的太陽，照在這滿綠的湖面，微蕩的波紋，幻出異樣的色彩！

一片沉重醞釀的空氣，給他倆笑語打破了。

湖邊泊着一隻小艇，梅哥和敬姊用力的一推，把靜靜的湖面，起了圓大的波紋；他倆跳上小艇，拿著竹篙用力撐著，便蕩漾

到湖中翠蓋下面停著，綠綠地絮語起來。

烏雲佈滿了一天，隱隱的輕雷，好像在湖上滾來滾去，一會兒，細風飄下來，他倆在綠葉下並不覺著。

葉上承着的晶瑩雨珠，澱在敬姊龐兒上，繞着急起來，二人忙亂的把小艇蕩回。細雨打在葉上的聲音，和着船在葉叢裏行動聲，這些複雜的音調，都使他倆小心靈裏焦急，紊亂。

把小艇泊在湖邊，二人身上的衣衫，全給雨水沾溼了，跳下來，拍着身上的水珠，也無心在這細雨瀾漫中，鑒賞這湖光煙景，身上的溼衣，黏附著身體，滿眼失意悵惘的回到屋中，換衣裳去了。

啊！人們的愉悅，都在希望想像中啊！

生命的傷痕

我和M君拿着釣竿到西山去釣魚，剛走到牛角灣，蜿蜒的小河面上，浮來一個白色的東西。

君說：「喏，你看那浮來的是什麼東西？」

我說：「那總是行船的旅客，失落的包袱罷？」

那東西漸漸浮漸近，M君把釣竿一擡，便靠了岸邊，我便提起來看，又嚇得闖在沙灘上，M君罵我道：「又什麼事見神見鬼！」

我說：「唉！又不曉得什麼男女作下的孽果！」

M君把近視眼湊上去一看，纔認出是個丟在河裏淹死的私生子，看罷，嘆息道：「可憐這小動物也是在人腹裏懷了十個月啊！爲什麼纔生出來，就丟到河裏淹死了呢？他父母不過是一種苟合，苟合而生的兒子就應屏棄嗎？唉！可憐這小生命默默而來，仍是默默的去了，真是不幸的事啊！」

我說：「越是愉快的事，到頭來就越是煩惱的事，他父母若不是貪那片刻的歡樂，如何有這事發生，十個月的苦痛，生下來，仍要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去湮滅掉，不能給人曉得，犧牲自己一切的爱子的幸福，還犧牲了這呱呱墮地的嬰孩生命，這是何辜，這嬰孩又是何辜！慘虐的人間啊！何處不伏着厲害的危機，等人去撥發呢！」

「可愛的小生物，無辜的犧牲了！」

M君道：「這可憐被人遺棄底小屍體，我們把他埋了罷？」

「好！」我便提着，M君跟在後面，走到山坡上，找枝樹幹，在野花叢中，鬆土上掘個穴，把他埋下，覆上土，採些野花供在塚上，在河畔拾些白淨的石子，壓在石上，算是他清白的小靈魂，沒有在人間污辱！芬香的小塚，伴他長眠終古了！」

暑夜的慰安

促織不歇地在樹上唧唧的鳴着，灰藍的太空，高懸一團明月，清碧的光輝，照在大地上，全變做銀灰色了；射在白色牆上的樹影，靜悄悄的，一點都不輾動，證明這暑夜，熱鬧得連一點風息都沒有。

一間小院落裏，滿瀉着月光，當中閣了一張竹牀，上面坐了青年男女，他倆纔結婚兩年，女的懷中抱了一個小孩，纔四五個月光景，——便是他倆的爱情結晶品了——「呀呀呀的啼着，他母親用膝頭擲簸着，唱着催眠歌，想他在這慈愛的歌聲中睡去；但他哭得仍是不住，兩隻玲瓏的小眼，望着明月，沒有一滴泪，

只有滿額細微地汗珠，他母親身上的汗，已把衣衫溼透，但他仍是不停的從喉中發出合拍的眠歌；他父親用蒲扇緩緩底替她倆扇着，一絲絲的微風，吹動他母親額上蓬鬆的黑髮，飄飄的飛動，衣襟紐扣上掛的一球茉莉花，到晚間全都放開了，馥郁的香氣，在這微風波動的空氣裏，泛到二人的鼻觀，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甜醇愉快的安慰！

她愛兒玫瑰般的小龐兒，給這光明的月色映着，顯得格外嬌麗紅潤！現在已經很自然地睡去，小龐兒上兩個小酒渦，深深刻着笑意；不曉得他在這幼稚的幻夢中，作什麼甜密的夢想？

他母親見他鼻息平均地睡熟了，輕輕在額上吻了一下，慢慢的抱起，走到客堂，放在搖籃裏，覆上蚊帳；又輕輕的退出來，回到院中竹牀上坐下，用手理着亂髮，她丈夫用蒲扇給她輕輕拂着，兩人相親笑了一笑，又在這消沉的暑夜，甜密的談話了！

夏夜

(病梅)

眼淚乾了，是已經快樂了麼？這一首歪詩我常常的念着……今天在我腦海那永遠不混的舊事啊！從理一過，像一幅幅的電影一般映演着；許多的淒哽啊！……還像當日的我嗎？但是已經過去了。不堪何想的，然而竟禁不住回想。記得三年之前，大約在夏天的時候。青的草，鋪滿了場上，涼的風，慢慢的吹來，幾隻停泊在江中的小舟，發出了微弱的燈光……籠罩着黑暗的大地，更見得光明。那長長的蚊子，嗡嗡地響着；似唱有音韻的夏夜之歌。可紀念的一夜！「先生不要去罷！我們書還沒教完哩！」請了一個新先生，是沒有這樣好的。「先生教教我們罷！」很懇切的望着先生，希望得到滿意的答覆。還有滑稽的說：「救苦救難先生，我們缺乏知識，請輸送些罷！」但是先生把頭望着地，冷冷的說道：「胡鬧胡鬧，好的先生多得很，你們一心一意的讀書吧，前程真無限量啊！」……大家默靜了三分鐘，但先生低頭望着地，不曾抬頭過……忽然說道：「同學們相處幾年，一旦分飛，我并不是沒情的，那能……唉……不過……」

你們好好的讀書吧！……精神是……能夠上進的。……」

有幾位同學早已暗暗地流淚了！我這時望着天上……：「不早了！睡覺罷！」先生這樣說：於是大家散了，場上多少清淨多少呢？

的滴的滴的鐘聲，是絕好催眠的拍子。但是今天一意要想睡，因為聽見了今晚一席的話，也睡不着了。坐在牀沿上。癡癡地直到東方魚肚白……一陣陣鐘聲，我一骨碌爬下牀來，到操場上，聽得同學的報告；知道……一陣陣腳步聲，從場中走了出來，磚屑塵灰，一切都不管。只有奮勇的向前跑，好像羣衆賽跑一般？

「啊！差十分，早車已開了！」先到車站的同學這般說……失望，立着像木雞一樣。唉！……小車小車！竟把可愛的先生載去了！……有幾位憤激的同學，滿塞了怒氣，想敲破這鐘哩！

黑烟繚繞，汽笛嗚嗚，汽車回來了，但是沒有先生回來啊！……得到先生的允許？……我們候着——失敗了，祇得

歸家。

下雨了，大概天也爲吾們失了良師的悲哀罷那……滴滴……雨，正打在我心上，我禁不住的哭了……先生未免太忍心了！

今天立在河旁，同樣的景緻，可是已隔了三年。想起往事，不禁的……決不信這事已過去了！

眼淚乾了，

是已經快樂了麼。

這些模糊的往事，

深深地印在紙上吧！

再回憶時，

可不向夢中搜索了。



茅開的故事（民間傳說的故事）

施文錦

從前餘姚黃沙湖地方，有一個名叫「茅開」的人，他的做人很不好，時常要捉弄人家。

有一回，茅開趁船到外縣去，船上有一個，只知道茅開之名的船客，和茅開並肩坐着，問茅開道：「先生貴姓？府上那裏？」茅開回他道：「我是餘姚黃沙湖人，敝姓茅。」那人又問道：「請問先生府上那邊，有一位名叫茅開的人，你曉得嗎？」茅開說：「我不知道。」那人就開口罵道：「你那邊一位茅開先生，他的做人非常不好，甚至於我要說他一個非人。」茅開聽了，只好不響。

後來到了晚間，茅開因為沒有被褥帶去，就同那人商量趁鋪。那人看他是一位很斯文的先生，難得推辭，因此茅開就和那人同牀共睡。茅開睡到半夜的時候，他就想起白天的事來，覺得難受，就

抽出筆來寫了一張字條，藏在被窩裏。後來第二天早晨，船快到埠頭之先，那人就打好鋪蓋，拿着動身走，茅開拉住道：「這被窩是我的，你怎麼可以拿去呢？」那人道：「怎麼？這被窩明明是我的，怎麼你說是你的？那我只好到衙門裏去告狀了。」茅開道：「好的好的，我和你同去，究竟是誰的。」

他們倆走到衙門裏，縣官問他們道：「你們有什麼事？」茅開道：「我們爲這條被，明明是我的，他說是他的，所以特來告狀。」縣官道：「那末，你們有什麼證據？」茅開道：「這被窩是我的，外婆送我作出門被的，不信，尚有字條在這被窩裏。」說畢，縣官向那人問道：「那末，你有什麼證據？」那人道：「我並沒證據。我只曉得這被是我的。」那人言畢，縣官就打開被包一看，果然有一張條子寫着道：「這被是綢面布裏，外紅裏青，送給我外甥茅開出門。」縣官看畢，被就斷給茅開拿去。茅開拿了被走到衙門口，見那人氣悶悶的也出來了，茅開就對那人道：「喂！朋友，這被究竟是你的，我同你玩，請你拿去罷！」說畢，那人拿了被就走。走不多路，茅開又喊道：「老爺，老爺，他又給我被奪去了！」縣官聽了，就把那人捉回來，重打四十板，被仍叫茅開拿去。茅開同那人走到衙門外，茅開又對那人道：「喂！朋友，現在你真的拿去，我不給你開玩笑了，以後請你再不要罵我！」



換巢鸞鳳記

(續)

(天游)

第六回 發狂言美人展香輔 得嘉耦王子訴衷情

病院立礎典禮，是在次日午後舉行。所有一切儀式，都由杜奮介紹着莫天史大將，在早半天入宮來指導。很是簡單。一經指點，便已明白。到預定時間，蟬妮同倪古壘在宮中一起出發。車行甚速。因爲走的都是凱德古道，非常逼窄。大僧正之宮，也在道畔。從車中望去，宮闕巍峨。園林肅穆。氣象很是莊嚴。宮左斜亘着一條長河。流水無聲。波光如鏡。大僧正宮殿。剛好倒影其中。金碧琉璃，格外好看。鎮內外居民，知道羅思瑪克翁主，今日過去。聽見宮車聲音，都湧出來觀看。這也是人類愛慕虛榮心盛，所以如此。若是知道宮車中坐的，是衣肆中試粧女子，就萬不會轟動得如此。蟬妮是閱盡塵世炎涼

之人，見了當時暗暗歎息。到了洛斯東，也是如此。摩肩擊轂的廣場上站着不少參觀的人。病院基地中間，築了一個演壇。壇前放着那方礎石。四周用鐵欄圍住。宮車一到，樂聲大作。洛斯東市長，上前迎迓。莫天史大將，就在樂聲中，引着蟬妮，倪古壘登壇下礎。這番儀式，完全用軍事手續舉行，非常神速。演說時，蟬妮雖有杜蕾替她預備的，廣沿花冠，蓋住素面。看着壇前萬頭攢動，兀是有些靦覷。倪古壘卻笑吟吟脫帽肅立一傍。成禮以後，倪古壘輕輕的道：「史天芬！你的舉止，真見了令人心愛。你對於今天這般典禮，諒來是常常參預的。方纔那種嬌怯情形，真脫盡天家驕矜惡習。將來你到我們高瑪路去。那些人民見了，不知要怎樣愛戴你哩。」成禮之後，回到宮中，稍行休息。王后又指揮着侍從們，輪流陪着倪古壘，蟬妮作樂。不是打球，就是野飲。野飲場所，是在一處古跡很多的沙灘上。備着極豐盛的餚饌。支起篷帳。在海灘上歡呼暢飲。從淡白色薄霧中，遙賞隔海法蘭西海岸上嵐光山色。倪古壘是個戶外生活慣的人，前幾天在宮中逼得頭都暈了。到了這種空曠之處，自然心曠神怡，流連忘返。所恨賓客衆多，到處皆需酬應。不能同蟬妮握手談心。卽有機緣，那位杜蕾夫人，總是跟着一步不離。心中雖是嫌惡，卻因身為特客，禮法束縛，不能形諸辭色。每天午後，又有許多政治界名人，來宮晉

謁。王后愛憐孫塔。常爲他開茶話會。招待這些來賓。晚餐也是天天盛筵。到席散之後，天天預備着各種娛樂品，消遣光陰。直到金曜日晚餐後，王后退入休息室去。傳旨停止別種娛樂。召集幾個重要人物，到休息室去談話。雖屬私室，卻還遵照覲見召對時禮節舉行。王后坐着，一個個叫上去問話。問話時聲音極低，大衆都肅立靜聽。這一次蟬妮幾乎犯了失儀之罪。本來她就很反對做這種欺人之事。鬧了幾天，疲乏已極。時時刻刻防着自己失儀。卻不料越是防着，越是容易出岔。那時王后正問倪古壘的侍從官幾句話。侍從官正待回答。倪古壘蟬妮站在雲母石砌的大地爐邊，一個大花瓶背後，喁喁私語。倪古壘不知講了句什麼話。招得蟬妮失聲大笑。就是這一笑，全室中的人，彷彿受了炸彈一般，都驚惶失措。把那侍從官喉間的答語，都打回了。大家都看着蟬妮發怔。蟬妮想起杜蕃禁約之中，切觸不可在王后前狂笑。現在這般失儀，如何是好。嚇得顏色由紅而白。倪古壘本是在自己國中，自由慣的。見蟬妮這般情形，還是格格的笑。更使蟬妮難堪。還虧得王后體恤蟬妮，不加深究。裝作沒有聽見。從新又同那侍從官問答幾句。纔把這件事敷衍過去。各人召對已畢。王后傳旨，教他們先退。倪古壘等大衆走後，上去輕輕同王后講了些話。王后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微笑點頭。倪古壘退下。

來，握着蟬妮的手，低聲道：「我方纔奏明王后陛下，要殿下引我再去瞻仰畫室。陛下知道這裏畫室，是百讀不厭的，已經俞允了。請殿下引我去罷。」蟬妮知道他用意，不忍卻他。只得同着上去行了兩個敬禮。辭別王后親王。倪古壘也隨着行禮。一同出去。杜蕾雖是不快，卻也不能阻止。眼睜睜看他們走了。倪古壘出了休息室，卻不上畫室去。仍舊到第一次談話的那間密室去。一到室中，倪古壘就是一陣狂笑道：「史天芬！你真會得玩。你那一笑，把一室中的人，嚇得那種形狀。你們宮中禮法太嚴，所以後來連你自己都着忙起來。我們宮中，卻沒有這些拘束。我母親雖是有一半英國王族血脈。很反對專制。是個極活潑的人。兩個妹妹，也是同民間女子一般。沒有這種貴介惡習。將來你到我們宮中，一定合式的。」蟬妮聽了，沈吟不語。她同倪古壘自從第一天，在這間屋中，談過一回以後。直到此刻，纔得在一起。心中還有些靦覷。還有些驚怯。倪古壘一些沒有覺得。撫着蟬妮雙頰。接着道：「論理，我不應該批評。不過我是爽直的人。不說出來，心中不痛快的。我問你，像你這種絕色，很用不着脂粉的渲染。爲什麼你要隨波逐流呢？」蟬妮本來就反對這個。給杜蕾強迫着，不得不然，現在聽見倪古壘這般說，更是無地自容。只得顫聲答道：「這個，我自己也不明白。不過人家用了，我一個人不用。」

似乎有意矯情駭俗。沒法想，只得也使用了。」倪古壘毅然道：「這個近乎喬飾。喬飾是我最恨的。」說着看見蟬妮顏色驟變。恐怕得罪了她。趕忙認罪道：「啊！我說話太也不檢點了。你千萬不要見氣。」蟬妮驚呼道：「我並不生氣。你不要過慮。」倪古壘見蟬妮這般侷促不安。知道不是誑他。也是安心。走過來正色道：「史天芬！當初在國中，見你玉照。就知道你是個美人。萬想不到竟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女子。這真是我畢生莫大的幸福。」說到這裏，微歎一聲。接着道：「我父母替我對親，不止一次。第一次是我表妹曼古臘國的霍丹絲。定親以後，不久就生熱病去世了。後來他們強作主張，要替我定希斯頗利安的，一個眼睛同鱈魚似的女子。給我拿定主意反對。纔作罷論。末了他們纔找到了你。現在我對於你是愛極了。只不知你對我怎樣？下星期返國之後，我們訂婚之事，立刻可以宣佈。這真是我的幸運。」蟬妮聽到這裏，再也按捺不住。輕輕的道：「可不是，我也說是幸運呢。」蟬妮講這兩句話，因為神經上受刺激過甚。櫻唇有些顫動。倪古壘見了將她摟入懷中。臉貼臉問道：「你為什麼這般淒淒涼涼？我看得出，是真愛我，真疼我。自己也不解為什麼這般蒙你垂青。在家鄉時節，很有些懷疑。到了此地，纔知道你是這般可愛，這般溫存。我真愛極了。」說着接連接了幾個吻。蟬妮此時

深入情網，也不再撐拒。倪古壘接着道：「史天芬現在好了。這一回小別之後，再隔不多時，就可以迎你返國，永諧好逑。」蟬妮聽到這幾句話，彷彿聽見一個悶雷。頓時像夢醒一般。知道這種境地，自己是萬不會到的。倪古壘這些話，是專對史天芬而說。自己不過是個權代之人。是個傀儡。無論什麼時候，史天芬一到。立刻就退讓，去做試粧人去。何得據爲己有。迷夢一醒。掙脫了手。低低道：「我們在此地，爲時過久。還是回去罷。」倪古壘不知就裏。還以爲她怕王后責備，所以如此。他深愛蟬妮，何忍使她受責。也就慨然應諾。雖是分別。兩人的愛情，卻深結不解。臨分手之時，倪古壘還提起明天打圍的事。要求着蟬妮，要她答應着早些出外。不要過遲。

(未完)

蘇曼殊年譜(續)(另外一欄)

柳無忌

一九〇八年……民國紀元四年戊申……二十五歲

秋九月，拜輪詩選出版。借劉申叔夫婦至上海，晤柳亞子。尋歸日本。潮音初脫稿。

柳亞子海上贈曼殊——無計逃禪奈有情，青山故國
畫難成。相逢一笑拈花處，好向靈山證舊盟。戊申十月
一九〇九年……民國紀元前三年己酉……二十六歲

八月，至上海。晤蔡哲夫。旋遊西湖。南巡星加坡諸島，遇莊湘
及其女雪鴻。燕子箋英譯成。冬赴爪哇，主講噫班中華會館。
蔡哲夫題曼殊畫——己酉秋八月既望，曼殊上人過
滬，出是冊委守(哲夫)夫婦爲之題識。

柳亞子寄曼殊西湖——無端遮面春申浦，去逐劉三
共酒杯。直把西湖作四子，鷗夷一舸未歸來。——己酉

小說 世界 蘇曼殊年譜

八月

答瑪德利莊湘處士書——星洲一別，於今三年……
一千九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曼殊沙禪裏。

與高天梅論文學書……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
女羅弼氏(雪鴻)……即贈我西詩數冊。——庚戌五
月爪哇

潮音跋——又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文，甫脫稿，雪鴻
大家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

潮音跋——應聘……噫班中華會館。

一九一〇年……民國紀元前二年庚戌……二十七歲

在爪哇。五月，撰與高天梅論文學書。旋赴印度。

燕子齋隨筆——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

山寺。山中多果樹，余每日摘鮮果五六十枚，映之，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月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尚遠，橫緣未至耳。

一九一一年……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二十八歲

夏，自印度歸日本。詣金閣寺僧飛錫於松島。時飛錫爲刪定舊著潮音一卷，撰跋印行。旋重渡爪哇，仍主講噫班中華會館。七月，撰答瑪德利莊湘處士書。

潮音跋：——曾幾何等，其王父已悲鳳草。彈指聞黎二十有八，而余綜觀世態，萬緒悲涼。權洞上正宗監院之職，亦將十載。今夏安居松島，手寫聞黎舊著潮音一卷，將英譯陳元孝崖山題奇石壁，灣歸和尚貽吳梅村詩，杜牧秦淮夜泊，陸放翁細雨騎驢入劍門絕句，及漢譯師梨含着草數章刪去。復加拜輪年表於末，係英吉利詩人佛子爲聞黎參訂者。今與蓮華寺主重印流通，仍曰潮音……會聞黎新自梵土歸來，詣其王父墓所，道

過山齋，握手歡，淚隨聲下。爰出是篇，乞聞黎重證數言……學人飛錫跋於金閣寺。

答瑪德利莊湘處士書：——破夏至爪哇。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二十九歲

春，自爪哇至上海，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航談。義兄蘇墨齋來訪。續荒城飲馬圖。五月，赴日本。旋復來上海。始刊布斷鴻零雁記於報端。撰華洋義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七月，再赴日本。冬，返上海。欲遊香港，星加坡等處，不果。與鄭桐蓀至安慶，主講高等學校。歲暮，客吳江盛澤。

馮秋雪燕子龕詩序：——墨齋，曼殊上人之異母兄也。

答蕭公書：——今託穆弟奉去荒城飲馬圖一幅，欲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壬子

四月上海

與海上諸友人書：——別後蟾臥舟中，今抵長崎始覺

……曼殊書於紅燒牛肉，雞片，黃魚之時。——壬子五

月日本

與高鈍劍書——前日歸自扶桑，……今擬來月重赴蓬山——壬子六月上海

太平洋報文藝消息——林譯巴釵茶花女遺事爲我國輸入譯本小說之鼻祖，久已名重一時。頃曼殊攜小仲馬原書見示，並云：「林譯刪節過多，殊非完璧。得暇擬複譯一過，以餉國人。」必爲當世文學界所歡迎也。太平洋報文藝消息——曼殊重譯茶花女遺事，前日報端已略言之。漢文譯本已兩見，乃並曼殊之譯而三矣。今以天生情種，而譯是篇，吾知其必有洛陽紙貴之聲價也。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譯本名曰椿姬，較漢譯爲詳細。英文亦有兩譯。小仲馬之作，不徒然矣。噫嘻，愁何似似一川煙草黃梅雨。正曼殊聞黎握管凝思之際，亦薄命女郎重泉含笑之日也。

與柳亞子書——今英啓釐之期，改定陽曆十月三十正午。十一月初七八入蘇州一行。陽曆十一月末至盛

小說 世界 蘇曼殊年譜

唐山（安慶）十二月赴香港，星加坡等處——壬子九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英初五晨開始抵安慶，暫住高等學校，桐孫兄亦同寓所——壬子十一月安慶與柳亞子書——英擬隨桐兄赴滬一二日，然後同遊蘇州及盛澤等處——壬子十二月安慶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癸丑……三十歲

二月至四月，來往安慶上海間。五月至盛澤。六月至蘇州，主撰繡坊鄭氏。十月，在上海。刊布燕子龍隨筆於生活日報，華僑雜誌。十一月，赴日本。

與柳亞子書——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談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桐兄決月杪歸滬，英不同去——癸丑二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桐兄前日抵申，同寓行壑——癸丑三月上海

小說 世界 蘇曼殊年譜

四

與鄭桐蓀書——英居滬半月，已費去數百金。——癸丑四月上海

與某公書：——故交多速納南歸，願終於無緣一返鄉

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徵過滬，風雨兼天。……稱重午前

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盛澤）風景秀逸。——癸丑五

月盛澤

絳紗記：——或云居蘇州滋續坊。

絳紗紀：——聞酒販言：有廣東人流落可嘆者，依鄭氏

處館度日。其人類有瘋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

與鄭桐蓀書：——英病況較前略愈。然居中國，所食多油膩

之品，殊非所宜。醫者亦囑英早日東歸調養，益令人歸心如

箭耳。——癸丑十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

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

子重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癸

丑十一月日本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日本。五月，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並刪訂燕子齋

隨筆刊布之。七月，撰雙杯記序。八月，漢英三味集出版。

與邵元冲書：——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

三大碟，蝦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

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

遺論其他。——甲寅七月日本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日本。七月，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八月，刊布焚劍記於

甲寅雜誌。

與柳亞子書：——此處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

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

討厭。——乙卯三月日本

陳獨秀絳紗記序：——聞柯山人前造雙杯記，余與曇

鬻皆敘之。今曇鬻造絳紗記，亦令喇柯山人及余作敘。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 三十三歲

十一月，刊布碎誓記於新青年雜誌。歲暮，遊西湖。

陳獨秀碎誓記後序：——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秋桐造雙杵記……余皆敘之。今曼殊造碎誓記，復命余敘。

林之夏泛舟西湖訪曼殊於陶社：——屏爲山，鏡爲湖，扁舟雪鬢纖塵無。連朝客枕不成夢，孤城傳警中宵呼。曾思歸去並妻孥，此邦久處懷清娛。天寒海遠歲方晏，行止未審意緒紆。今晨乘輿出吾廬，湖山得伴懼羈孤。曼殊爲我語異域，遮留作饌供伊蒲。重洋隻履君壯夫，東西球譽探朝哺，捲單印度習梵文，手數佛國窺浮圖。及今憂患俱生餘，聘歌趨闕慚寧。他年此象可追道，一紙留影垂臨摹。——丙辰十二月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三十四歲

二月，自西湖返上海。揆送鄂都子春序。四月，至日本。

與柳亞子書：——自武林來江上，得手示，如玉體無恙，

幸甚，幸甚。——丁巳二月上海

小說世界 蘇曼殊年譜

與柳亞子書：——昨夕舟經長崎。今晨又晴又雪。計明日過馬關，後日達神戶，由神戶改乘火車，十四日可到

東京。家居數日，即侍家母往遊箱根。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聞無忌公子竿頭

日進，幸甚，幸甚。去冬獨秀約游鄂尉，溥泉亦有此意，竊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下，和尙復有在陳之嘆，故未如願，惜哉。林惠連自日本長崎舟中發。

——丁巳四月日本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五歲

患腸胃疾，臥病上海廣慈醫院。陽曆五月二日，卒於醫院。

與柳亞子書：——病臥半載……至今仍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今夏可望痊可，此疾蓋受寒過重耳。

——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與柳亞子書：——賤恙仍日臥呻吟，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須待夏日方能愈，亦只好託之天命。如果有痊可之一日者，必踐尊諾，赴紅梨（盛澤）一探勝跡。

耳。——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章父燕子龜詩跋：——當曼殊臥病上海時，吾友連君實扶持之。去年連君自滬歸，爲余言曼殊事甚詳。……即其病榻數月，最後付囑，但言念東島老母，一切有情，都無罣礙。然入滅之後，問疾大衆，檢點遺篋，則脂盞香囊，不一而足也。

曼殊年譜，由北新書局與別的幾篇關於曼殊文章，一起單印行本發行。我本預期此書就可出版的，却因後來加進附錄太多，遲延未得印出。現因案閱者多，抄寫又麻煩，故先在清華週刊上發表。

(原載清華週刊)(完)

暑夜戶外納涼



切勿露天熟睡

暑夜露天睡臥既無蚊帳且腹中所遮護者僅薄被一條難免蚊吮而起瘡瘡或肚腹腸胃感受寒涼在所難免是

以勿睡戶外為要且暑季更宜注意於大便切勿令便祕蓋便祕則積垢在腑內醞釀成毒輸入血中能起各種危險疾病有礙於衛生也紅色清導丸能使血液清涼非獨療治便閉為暑季衛生之第一要藥也並無他藥可駕乎其上也可使大便有序平肝微利之聖品也湖南藍山廣濟生號曾廣經先生來函云鄙人素患大便結滯之痛舉凡中西瀉藥無不服盡均未得愈試服韋廉士紅色清導丸數粒大便舒暢飲食培增連服數次則病全愈真濟世之靈驗良藥也紅色清痛丸非但能治大便秘結且治疾病頭痛肝火上升肝經失和等症能令口氣芬芳皮膚光潤一切紅瘰瘡癩皆可治愈並免痢疾腹瀉之虞且減痔瘡痛苦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57(11)

酒 芬 樓 精 印

宋 人 小 說

如已輕文詳有勸印茲及舊小取本來養長顯亦考文短小宋
 下出更之註異諸精擇精槧說均此類樓購精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者現不原特問校付本鈔爲類樓購精向涵增淺史或事多著

東坡志林蘇軾	仇池筆記蘇軾	蘇黃門龍川別略蘇轍	稽神錄徐鉉	玉照新志王明清	齊東野語周寄	梁谿漫志袁	老學庵筆記陸游	邵氏聞見後錄邵博	邵氏聞見後錄邵博	河氏聞見後錄邵博	春渚紀聞何蓮	涑水紀聞司馬光	歸田錄歐陽修	燈下閒談佚名
五 角	二 角	四 角	五 角	四 角	四 角	五 角	二 角	三 角	三 角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捫蝨新話陳善	雞肋編莊季裕	鶴林玉露羅大經	青箱雜記吳處厚	東原錄龔鼎臣	隨隱漫錄陳世榮	投轄錄王明清	嬾真子錄馬永福	珩璜新論孔平仲	澠水燕談錄王闓之	石林避暑錄話葉夢得	塵史王得臣	默記王鈺	脚氣集車若水	
二 角	五 角	三 角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二 角	三 角	三 角	五 角	二 角	四 角	三 角	二 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五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將原文題目原稿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四 稿未註明姓名住址者恕不登載
五 投寄之稿在五字以下者則函覆不用概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謝函如下
七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有
九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定價表

零售冊每	時	期	冊	數	書	價	連	郵	費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四	元	六	角
大洋陸分	半	年	二	十	五	元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四	元	六	角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定價 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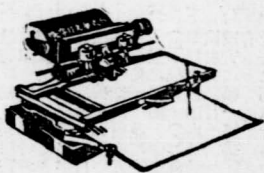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特等	底封	位全	面九	半	面	四分之一
優等	對面之內面及對面或正背首尾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	二十元	十六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新式華文打字機



提高文字繕

寫的速率

增進文字宣

傳的效能

人事增繁，書信公文契約之類爲用日廣。人工繕寫，求整齊則失之遲鈍，求迅速則失之草率。惟本館所製華文打字機，頗能兼具二美，各界樂用，歷有年所，近復銳意改良，製造完備，使用靈便，可與英文打字機媲美。

每座定價二百四十元
另印摺頁傳單贈閱

本機之優點

字體 字跡明顯行列整齊既便閱覽又省紙張
 行式 兼打橫行直行尤宜於新式文件
 字數 容字近六千普通文件足夠應用
 檢字 文字排列照字典部首檢覓甚易
 複寫 觀用複寫紙每次可繕打八九份
 速率 練習一月後每小時可打二千餘字
 印刷 打在蠟紙之上即可用以油印

商務印書館發售